

小图书 馆丛书



向世文 杨刚虹 选编

汀 作 品 选

少年儿童出版社

向世文 杨刚虹 选编

沙汀作品选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作者1981年摄于北京

沙汀短篇作品的特色

王 辛

亲爱的少年朋友们，这里献给你们的这部《沙汀作品选》，是一册内容充实，艺术感染力很强的文学读物，值得课外仔细阅读。我之所以向你们作这样的推荐，完全是出于诚实的心愿。想当初，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就被这个集子里的一些作品深深吸引，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反复读过多遍。这次为要写这篇短文，我又通读了本书全部作品，总的感觉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日久常新，饶有兴味。

沙汀同志原名杨朝熙，后改名杨子青，一九〇四年生于四川省安县，今年是八十岁的老爷爷了。二十年代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之后，他就回故乡投身于革命活动。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次年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帜的革命文学团体——“左翼作家联盟”，不

久就以他一系列优秀的短篇小说创作，引起了革命文学界的重视。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上海的前夕，他回到成都，后去革命圣地延安，和另外两位作家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接着就去山西和河北抗日游击区生活了一段时间。自一九四〇年从延安回到四川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的十年间，是沙汀同志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除了继续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之外，他还写了三部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长篇小说《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这些作品深刻揭露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官僚地主压榨人民和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对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予以有力的讽刺批判。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些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建设人民民主政权的散文报道作品，使煎熬在国民党统治区水深火热中的读者，看到了中国前途的光明。解放以后，沙汀同志尽管大部份时间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但他还是经常到农村去，观察、体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活，不断写出质量很高的新作。如今他虽年事已高，但仍奋进不息，去年还发表了中篇小说《木鱼山》，受到读者和文艺界的欢迎。

这本集子共收沙老十五篇作品。前面十篇是短

篇小说，后面五篇是散文报道。它们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具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思想内容深厚，富有时代气息，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认识生活。沙老作品所选的题材，看起来极为普通常见，但是经过他的精心提炼和发掘，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现象却有不平凡的意义，从中可以窥见时代的特点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恐怖》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镇压革命的凶残，连成都一个“发育未全”的无辜的少年学生也被他们斩首刑场，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强大，而是红军在四川西北战斗的节节胜利使他们吓破了胆。《老人》写一个觉悟不高的老农在打倒土豪分了田地以后的欢乐，然而当他正要品尝丰收果实的时候却遭到反革命的反攻倒算，终于使他憬悟到儿子所从事的革命斗争才是生活的出路。《在其香居茶馆里》的邢么吵吵，因儿子被征作壮丁和联保主任方治国暴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争吵，最后靠他大哥在县里的神通，儿子还是从部队里放了出来。反过来从《访问》中我们看见，同样是被征作壮丁，对于小民百姓则是有苦难言，以至于良知未灭的县参议员苏子隅站出来想为他们打点抱不平，他们也不敢说出被反动当局鱼肉的真相。至于

《一个秋天晚上》里被迫沦为流娼的筱桂芬，她的遭际更为凄惨，那些凌弱和糟踏过她的坏家伙未见有一人受到正义的制裁，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她反遭到在广场带柩示众的恶运。通过对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的痛苦遭遇，和对上层人物狗咬狗的斗争的真实描写，作品从各种不同的侧面让我们看到了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残忍和腐朽的本质。与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反动统治的愤恨、绝望和抗议形成鲜明的对照，《磁力》用袁小奇在同学黄俊的帮助下，毅然告别年老身残的慈母“到新中国的革命圣城延安去”的故事，反映了当时青年一代如何把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而从《贺龙将军印象记》到《游击队长》四篇散文报道，则具体展现了袁小奇们热烈追求的那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洋溢着民主和睦和革命情谊的气氛，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正万众一心地向日本侵略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老邬》《摸鱼》《在牛棚里》和《洪唯元》等篇中的劳动人民，由于挣脱了旧社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物质枷锁和精神枷锁，再也没有了愁苦悲戚的面容，而是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了历史新时期的舞台，精神焕发地从事着社会主义的建设。读完沙老这部集子，我们清楚看到了

自抗战前后以来中国两个地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两个时代（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本质区别，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沙老这些作品的又一特色，就是人物性格特点鲜明，形象栩栩如生，给人印象深刻。文学作品和历史教科书或其他社会科学著作不同，它不是用概念的方式来记述历史或现实发生的事件，而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揭示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从中发掘社会生活某些本质的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沙老从不孤立地静止地去写人物，一般都是在社会矛盾的纠葛、冲突中，在人物的行动中去刻画他的性格，淋漓尽致地去描写从现实的利害关系中生发出来的他的喜怒哀乐，使之具有立体感。那么吵吵性格的突出特点是他的“吵”劲，这种“吵”劲并非生来就有，从他在茶馆演出的那幕闹剧来看，一是因为老二被征作壮丁他于心不甘，二是他抓住了方治国早先办理兵役徇私舞弊的辫子，眼前又拿住了他告自己的状的把柄，三是他觉得有他大哥那样的硬梆梆的后台，这些因素合起来使他的“吵”劲活龙活现，并进而向方治国大打出手。毫无疑问，那么吵吵这个角色，是旧

中国封建土壤里孳生出来的地方豪强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反动政权的支柱，在生活的风浪中不容易翻船，他的大吵大闹完全是一场虚惊，因为他的小子头天晚上就已经被接兵部队“开革”了！《磁力》中的李小奇也是形象饱满的人物，作品没有抽象地去述说他对革命的憧憬，而是具体展示他抗日救国的理想与使人麻木、沉沦的现实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来表现他高尚的思想境界和优秀品质。不仅如此，作品从头至尾还把李小奇置身于另一矛盾冲突之中：一边是民族在危难中的召唤，一边是多病老母无尽的缠绵。这个矛盾把李小奇纠缠得特别苦，但正因为这样，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以民族大义战胜母子私情，决意要登上去延安的途程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佩。沙老作品中还很有些写得生动活泼的人物，这里不作更多列举，请读者在阅读时自去留意观赏。

沙老作品再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形式完美，使内容相得益彰。茅盾说过：“沙汀的作品在那时（本世纪三十年代）才是货真价实的短篇，我是很佩服他的。”这里说的“货真价实的短篇”，^①是针对

^①见茅盾：《短篇创作三题》，载《人民文学》一九六三年十月号。

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而言的。中长篇小说因为篇幅的伸缩性大，可以去结构情节曲折复杂的故事，描写众多的人物。短篇则不然，它只能在短小的篇幅里，集中表现生活的一个片段，刻画一两个人物的某一侧面，同时要让读者从生活的这一片段联想到它与生活全局的关系，从人物的某一侧面推想到他的全人。沙老写起短篇来得心应手，在总的原则下写法不拘一格，多彩多姿。你看，《恐怖》写得何其精炼含蓄：它只借助于几位老师一个工友的少量言谈感受，就把白色恐怖的气氛烘托出来；只用牺牲的少年被砍头时“简直没有来得及叫一声妈”的细节描写，就活画出屠杀者“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狰狞面目；只用一个隐约的散发传单的人影，就把革命烈火并未熄灭的信息带给了黑暗的人间。你再看，《访问》的构思何其精巧和出奇制胜：它对反动当局发国难财的劣迹的揭露，并不写他们如何如狼似虎地去敲榨了四户普通人家，而是以四户受害者拒绝为调查人苏子隅作证来控诉当权者的法西斯行径：剥了你的皮还不准喊冤，不许呻唤。你又看，《老郭》和《摸鱼》是如何单纯而又含意深厚：各自只用一个小小的生活场景，就把社会主义的时代气息和新人的精神风貌显现出来。

正因为沙老写的是“货真价实的短篇”，我们读的时候就要有耐心。可能有些作品你在读头一遍的时候，对故事情节的来龙去脉或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搞不大清楚，但这不要紧，只要再认真咀嚼，就会慢慢加深理解，品出佳美的味道。

一部文学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欣赏，对于沙老的作品也是这样。以上所谈，只是一孔之见，不一定准确，写出来谨供少年朋友们阅读时参考。

1984.7.

目 录

恐怖.....	1
老人.....	12
磁力.....	25
在其香居茶馆里.....	43
一个秋天晚上.....	67
访问.....	88
意外.....	104
老邨.....	117
摸鱼.....	136
在牛棚里.....	153
贺龙将军印象记.....	169
小鬼.....	181
老乡们.....	192
游击县长.....	205
洪唯元.....	221



恐 怖

一到夜里，城外自来水厂水车的转动声，就可以分明地听得见了。头上是秋的天空，很高，饰着繁星。垣墙外面的街道，好象是死灭了。平常在这种时候充满快活的草坪、盥洗室，也死灭了，两三堆人都默默地把脚泡在洗脚的木盆里，不作一声，也不动一动。

那个整天坐在炉灶门口、负责烧水的老头子，站起身来，一连打了两个呵欠。

“老师们，”他用渴睡的声音问道：“还要洗么？添水罗！”

盆里的水开始浅浅作响。有的从木盆里提出水流水滴的脚，揩抹着，有的不动，有的吸燃烟卷，但没有谁应声。

“好！那我就添水了！”

在人们的沉默中，老头子嘟哝着，随即用两肘在腰肢上几揉，解解痒，就到草坪里水井边打水去了。水桶撞着石砌的井壁，撞着水，发出空洞的响声。睡去的蟋蟀也象给惊醒了，唧唧唧地叫嚷起来。

“唔！”

许多头转向那发出声音的处所去了。

“大家听到什么消息么？”那人抽了口烟，接着说，“连许多艺术家都变成和尚了！可是危险并没有同头发一起削掉！在少城公园^①保路纪念碑旁边躺着的那两个，就是地地道道的光头。只要他们顺了手，一马刀，身上粘个条子：杀人放火的共产党！你就只有慢慢地去同阎王爷分辨了！可是，我们却还舒舒服服在这里烫着脚，想心思，看星星，——这水车叫怎么象鬼哭样！”

水车的声响更加大了。这仿佛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一种感觉的结晶体，它穿过暗夜，穿过清冷的空气，打在人们的心坎上，引起深思和种种幻想。街上卖馄饨的突然无精打采地吆喝起来，接着，又没声没气了。

烧水的老头子回转到炉灶边去，取下挂在墙上的烟竿，装上叶子烟卷，在炉门口叭叭叭地吸燃。

^①少城公园：今成都市人民公园。

于是用手捏捏烟头，吐口唾沫，抽将起来。

“那，老师些！当真共起来啦？”①

“是呀！同志，”一个胖子半玩笑地说，“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到成都来呵！记清楚哇，我可没有压迫过你呵。而且，每次烫脚，都是自己提水。”

“你老师呀，怎么总是一来就开玩笑！”

老头子显得有点忸怩，他嘟哝着，搁下烟管，用铁铲掐火去了。

可是，这个充满苦趣的玩笑，并没有引起同学们一点反应，大家反而更沉默了。而在这闷人的沉默中，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脾味和处境想着心思，他们是连星星也怕看了。大都埋下腰身，仿佛要把头低垂到膝头上去。从那林木荫翳、黑簇簇的校园那面，送来了凉爽的风。

“这好象在等死呵！”有人摩摩光光的头顶，突地苦笑着嚷叫说。

“比那还难过呢！”另一个紧接着叹息了，“我相信，那些判了死刑的犯人，会比我们安静；横竖不过一死！我们却象拈阄②那样，你说，明天我会

① 共起来啦：即共产起来啦。

② 拈阄 (jiū)：拈阄，从事先做好记号的纸团中取一个，以决定谁该做什么，得什么。

拈到哪个字呢？全过碰呵！自然，要是不顺了手，——这个谁也没把握呵！”

“大家门都不出，守闺好啦！要是还躲不脱，那就只有怪运气了！”

这插话的，是一个还穿着夏季学生服的高个子。说完，他就趿起鞋子，走向草坪对过的甬道去了；影子随即消失在黑暗里。

接着，别的人也都把脚从木盆里提出来，蹬在长凳上面，用毛巾揩擦起来。

“怎么？”老头子不大耐烦地嚷道，“我下火罗。”

没有谁应一声。人们很快就走光了。各自回到寝室里去睡觉。

在寝室里，有人哼唱着什么曲调，但却突然大吼一声，接着却又刀砍斧切似地不响了。

夜深深地黑下去，水车的声音也就更凄厉，更撩人了，蟋蟀更是了不得地啾啾唧唧地鸣叫起来。

在所有的寝室里，几百只眼睛都直瞪着帐顶和望板。他们不知道动一动，也睡不稳，漫漫的长夜好象把他们闷闭了。有的间或叹一口气，或者叫一声同寝室的伴侣。但是，不管有没有人应声，接着却总是被黑暗同静寂所吞噬，没有一点声息。一个

伛偻着的黑影，显然是一位机警敏捷的人物，轻脚轻爪，十分迅速地跑遍了每一排寝室，又无踪无影了。

在第三号门牌的寝室里，有人在用一种缓慢沉静的调子聊天。

“你也没睡着呀？唉！我想起一个陈旧的故事来了。说是张献忠刚到四川的时候，借住在一家破庙子里。你知道，说是要造反么，先得找一个人开刀，祭旗。翻开天书一看，唉，那个该用来祭旗的，正是招待他的老年住持。这叫他踌躇了，决断不来。不过，张献忠毕竟与众不同，就先叫那个老和尚到了开刀的日子躲一躲。

“开刀的日子到了。张献忠带着刀，四下一望，连鬼影子也没有一个！可是时刻是不能错过的，就刷地一刀，向山门外的一株老槐树劈去。树子劈断了，从那空洞的树身里面，却滚出老和尚的头来！……”

突然，从另一个寝室里的窗口，跳出一串苦滞的声音：

“唉，哪位密司脱^①有烟卷么？”

没有回声。显在夹墙上的一团黑影，又一下消

^①密司脱：英语Mister的译音，即先生。